

浙江文叢

周廣業筆記四種

〔上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周廣業筆記四種

〔上冊〕

〔清〕周廣業 著

祝鴻熹
王國珍 點校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周廣業筆記四種 / 周廣業撰著; 祝鴻熹, 王國珍點校.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 9
(浙江文叢)
ISBN 978-7-5540-0161-5

I. ①周… II. ①周… ②祝… ③王… III. ①周廣業
(1730~1798)—文集 IV. ①Z424. 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32041 號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項目

周廣業筆記四種

周廣業 撰著 祝鴻熹 王國珍 點校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 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趙一生

責任校對 余 宏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印務 賈 敏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37.75

字 數 38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540-0161-5

定 價 190.00 圓(精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ISBN 978-7-5540-0161-5



前言

祝鴻熹

周廣業，字勤補，號耕厓。浙江海寧鹽官人。生於清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年），卒於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年），曾爲乾隆舉人。他一生著述十分豐富。已刊行出版的有蓬廬詩文集三十四卷（文集八卷，詩集二十六卷）、孟子四考四卷（孟子古注考、孟子逸文考、孟子異文考、孟子出處時地考）、冬集紀程、四部寓眼錄、四部寓眼錄補遺、經史避名彙考、寧志餘聞等。經周廣業注、校、輯、補的前人著作有唐馬總意林（補注、校正、輯佚）、唐趙蕤長短經（注）、南唐劉崇遠金華子雜編（校注）等。尚未刊行的著作多達十多種，除這裏彙編的幾種筆記外，還有：讀相臺五經隨筆、讀易纂略、季漢官爵考、兩浙地名錄、客皖錄、動物小志、目治偶鈔等。未刊行的手稿，大多屬於筆記。

這裏彙編了涉及面廣、內容豐富多彩、具有較強的代表性的四種筆記予以點校。這四種筆記包括：三餘摭錄三卷、過夏雜錄（以下簡稱『過夏』）六卷、過夏續錄（以下簡稱『過續』）一卷、循陔纂聞五卷。其中，三餘摭錄迄未刊行，後三種筆記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

這四部筆記集子的題名值得探討，通過對『三餘』、『過夏』、『循陔』等語詞含義的解釋可

以有助於了解作者著述的緣起和主旨。

三餘 據三國志魏志王肅傳裴松之注引魏略云：『魏人董遇教導學生讀書當以『三餘』，即抓緊利用『三餘』時間勤奮學習。董遇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後乃以『三餘』泛指空閑時間。周廣業正是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閑時間抓緊著述的。點滴積累，持之以恆，歷時六年（辛巳—丙戌，即一七六一—一七六六年），得以成三餘摭錄三卷。

過夏 唐代李肇國史補（下）載：『（進士）捷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鼾，鼾……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周廣業的宗叔周春在過夏雜錄序中談到：『茲過夏雜錄六卷乃癸卯計諧下第後所錄。』癸卯年（乾隆四十八年，即一七八二年）周廣業以舉人身分赴會試（即所謂『計諧』），落第後，並未拋棄學業，於甲辰至丙午兩年內陸續隨筆記錄所見所聞所學所思，成過夏雜錄六卷，後又補撰過夏續錄一卷。篇幅大，字數多，足見其勤奮有恆。

循陔 詩小雅南陔原詩已佚，毛傳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晉代束皙按毛傳之意作補亡詩南陔云：『循彼南陔，言采其蘭。』此後詩文多借『循陔』指奉養父母。清代學者趙翼有陔餘叢考一書，書名由來見趙翼所撰寫的小引：『余自黔西乞養歸，問視之暇，仍理故業，日夕惟手一編，有所得輒札記於別紙，積久遂得四十餘卷，以其爲循陔時所輯，故名曰陔餘叢考。』在家奉養父母的同時不忘學業，有所見聞或學有所得即纂錄之，這正是周廣業循陔纂

聞這部筆記題名的用意吧。

這些筆記所錄內容極為龐雜，涉及面十分廣泛。筆記條目總數達一千則以上。其中過夏雜錄和過夏續錄每則有小標題。另兩種筆記，則以首字高出一格為標志，不列小標題。

這些筆記所錄內容無所不包。有天文、地理、曆法、風俗、民情、典章制度、時事掌故、經義剖析、史實考訂、奇聞逸事、傳記故事、名物緣起、稱謂名號、博戲娛樂、服飾器用、農藝畜牧、醫藥衛生、烹飪食品、文字訓詁、音韻詩律、詩文賞析、佳句摘抄……有直接從經史子集及歷代筆記中摘抄的材料，也有個人心得體會、獨到見解的記述。總之，這些筆記提供了大量有關經學、哲學、史學、文學、民俗學、語言文字學、文學、美學以及自然科學等各個領域多方面多層次的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周廣業曾引用梁代劉綬語：『不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惟重目前知見。』（見過夏卷末作者識語）又引後魏李琰之語：『吾好讀書，非求身後之名，但廣見聞耳。心之所願，足以孜孜探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見循陔卷二）這正是周廣業一生勤奮著述的真實寫照。他不重個人功名富貴，一心看重的、感興趣的就是知識、見聞。他執著地孜孜探討學問，積累知識，不倦地廣泛采錄記述。無怪乎人們贊譽他的筆記足以同晉代張華、梁代顏協、宋代洪邁以及清代王士禎等的筆記媲美，甚至『駸駸乎欲突過前人矣』（見趙懷玉循陔纂聞序）。

各則筆記篇幅長短不一，最長的有近萬字的。如『辟雍』一則（過夏卷四），詳考『辟雍』名義、制度並引述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西漢、東漢歷代辟雍的有關記載。又如『宋代會稽六陵考』一則（循陔卷三），廣泛搜集有關六陵的文獻資料。除作者考證文字外，又附錄涉及六陵事之專文及祠祭書共七篇。末後識語云：『今而後欲知六陵事者，余所紀庶得其大略矣。』篇幅短小的筆記祇有十字左右。如循陔卷四一則云：『秦檜墓碑無字，在建康。』同卷又一則云：『三韓，馬韓、辰韓、弁韓也。今遼東地。』過夏卷三『小生』一則云：『杜牧之投知己書自稱小生。』從這些篇幅小、數量多、內容豐富的筆記中可以發現，作者無論讀書、處事、生活處處留心、用心而專心，不放過點滴知識見聞的搜集。在循陔卷五中有一則云：『吾邱衍曰：『尚書無』也』字，三墳有之。』按：『論語無』此』字，易有』于』字，孟子有』惟』、『悅』等字。雖小事亦宜留意。』這類為作者所留意的『小事』往往是一般人粗心忽略或熟視無睹的，甚至是聞所未聞、發人深省的。像這則筆記所指出的『小事』，實際上是研究漢語史、文獻學、校勘學等有價值的資料。另如大戴禮連用十六個『然』字的絕奇文法（見過夏卷一）、傳說中的太陽生日（見過續）、四庫全書字數（同上）、電古稱『硬雨』（見循陔卷二）等等，均為生動有趣而有意義的值得留意的『小事』。

大量筆記不論篇幅長短，均不停留在資料的堆砌羅列上，而是有分析、有評論、有推論、有見解的。如三餘卷一關於集句詩一則，舉出了最早的集句詩和歷代有影響的集句詩及其作

者。既溯其源（晉傳咸集詩經大小雅八篇各一句成詩），又述其流變發展，然後作出公允的有見地的評價。又如過續詩換字有深淺一則引謝枋得詩傳注疏說風雨篇云：『「淒淒」則風微雨細，但見其寒涼；「瀟瀟」則風勁雨大，瀟瀟然有聲；「如晦」則風狂雨驟，天昏地黑。一節緊一節。「夷」則心氣平和；「瘳」則如病頓愈；「喜」則有歡樂之心，不止於瘳也。』周廣業進一步指出：『其說草蟲、甘棠、北風諸詩亦然。余嘗推此以讀諸詩，大率如此。』疊山可謂深於詩矣。』另如三餘卷一就古人行文立賓主之法悟出『賓爲主而主爲賓』的脫化之法。即如枚乘七發之客與太子，曹植七啓之玄微、鏡機，張協七命之冲漠、殉華均不同於宋玉始造對問及文選中兩都兩京三都上林子虛等賦的『賓爲賓而主爲主』之法。

尤其值得推崇的是，作者於所見所聞、所學所思所經歷中善於發疑、解惑。即於平日工作、讀書、生活、游歷中就一般人不得其解之疑點廣爲考索，多經博覽群書而得以解惑而知其所以然。如所舉廳事舊顏（指堂上楣題字處）曰『渰和』、曰『清渰』，少有知出處者。閱舊唐書褚遂良傳知『渰和』語出褚上疏語（『渰和染教皆爲善良』），『清渰』語出楚辭九章惜往日（『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渰其然否』）（見循陔卷二）。又如見族祖詩有『韻到八叉天匠事，文成三唾鬼工心』之句。『三唾』出處人多不知。閱雲仙雜記：『有人謁李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文成三篇，文筆噤喉。』又宋景文嘗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詩義乃明（見三餘卷三）。又如族叔小名寶爻，不得其解，閱京房易傳『天地爲義爻，福德爲寶爻』。陸績注：『天

地即父母也，福德即子孫也。』乃知其說（見三餘卷三）。又如讀嵇康養生論「齒居晉而黃」，不得其解，後閱彭乘墨客揮犀載：「太原人喜食棗，無貴賤老少皆置棗於懷袖間，等閑探食之，則人之齒皆黃，緣食棗故。」乃驗叔夜之說（見三餘卷二）。另如西湖十景「柳浪聞鶯」中「柳浪」出處（見三餘卷二），鑛工何以被尊稱為「待詔」、「大夫」（見三餘卷一），古書對話中的「啞」的含義（見過夏卷二）等均為一般人輕易忽略放過，一經質疑必瞠目結舌不明其所以然者，作者均一一深入而廣泛地考察查閱而得其解。

在過夏卷二「韓信」一則中，作者明確提出不應「以後世之見揣測古人」，這是極有見地的。歷來詞語誤釋曲解多源於「以今律古」：該則筆記引謝在杭史測云：「王孫猶今言公子，蓋美稱也。」謝斥史記漢書注「謂魏其字王孫，（暴）勝之字公子，何異癡人前說夢耶？」周廣業列舉史籍所載以王孫、公子為字之實例，駁正謝說。除漢書竇嬰傳明言「竇嬰字王孫」外，列傳有卓王孫、楊王孫，儒林傳有周王孫、田王孫，皆為字。疏廣兄弟受字公子，游俠傳趙他字公子……俱炳在史策，不得以後世用為美稱來曲解古之以王孫公子為名為字者。同卷「孫叔敖」一則引古今姓氏辨證曰：「楚薦敖字孫叔，一名艾獵。古人先字後名。」後世誤以孫為姓氏，叔敖為字或名，同樣犯了「以今律古」的毛病。又如三餘卷一有一則指出「臣之稱聖」，古已有之。天祿識餘批評李義山韓碑詩「帝得聖相相四度」推頌太過，有誇諛之弊。這也是以今律古的顯例。周廣業指出「聖相」二字本之晏子春秋「仲尼，聖相也」，非義山創為此語。又列

舉書湯誓、荀子臣道篇、吳越春秋等稱臣爲『元聖』、『聖臣』的語句，不得拘泥於『頌君曰聖，頌相曰賢』的所謂『立言之體』。

古代學者特別是清代學者重視小學即語言文字之學，精研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以爲讀書稽古的必要基礎和輔助。周廣業雖早於清代小學大家、樸學大師段玉裁、王念孫諸人，但他也已十分重視精研文字學、訓詁學和音韻學。在這幾種筆記中對漢字形、音、義有十分可貴的記錄資料和獨到見解。

文字方面，筆記中注意記錄一般字書所不載的異體字、俗字，並注意文字形音義有異說者，或加辨正或存疑待考。如據漢石刻、資暇錄（李濟翁）及別雅等考定漢代四皓角里先生之『角』字實爲『角』之誤。『角』本有禄音，後人不知而妄改爲『角』（見三餘卷三）。又如同卷將作『卷』字用的『弓』字的形體來歷及確切音讀的各種異說一一列出存疑。有些筆記每則僅記一字音義。如過夏卷二『弔靡』、『俞俞』、『丿』等則，同卷『乾坤二字』一則批評龍龕手鑑『大抵收字之濫，此書爲最。釋藏杜撰之字，皆屬其中。世徒夸其浩博，不深究耳。』但對流行俗字則頗重視，往往從古籍或古字書中尋求用例或探索本字。如『簡泥』字（見過夏卷三）。『駝卧』字（見過續）。還對唐人將習用俗字入詩詳加引錄，如『窵』、『遮莫』、『耐可』、『作箇』、『斗』、『底事』、『隔是』……（見三餘卷二）。這些俗字、俗語詞的搜集整理爲一般治經籍的學者所忽視。周廣業既注意古籍古注、古字書材料，又結合對照今方言俗語，實開後來研究俗語

詞之先河。如過夏卷二『甞』、卷三『泥窗』、卷六『方言』及過續『害少』諸則，兼引古詩文、古字書及今方言俗語，左右逢源，有本有據，義訓確鑿可信。

清代學者在訓詁學上的一個重大突破是發明並純熟運用『聲近義通』的條例。『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見王念孫廣雅疏證序）深得訓詁學的奧秘和精髓，從而糾正了大量前人望文生訓的錯誤。周廣業的這幾種筆記中也屢有這一成績的反映。如三餘卷二云：『諸所謂姑姑、罟姑、顧姑、罟罟、罟罟、固姑，實一物也。』卷三云：龍鍾、隴種、隴踵、隴僮、隴東，『字雖不同，其義一也』。同卷引席上腐談云：『王昭君琵琶壞，使胡人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爲『胡撥四』。』周廣業指出：『火不思』乃『胡撥四』之轉語，又證『琥珀詞』、『虎撥思』亦『火不思』之轉語也。同卷又證『輿譌、邪許、噓喚、邪譌、邪虎』音近義通。又如『赤子』歷來注家望文生訓，以初生兒色赤爲解。循陔卷一引虞兆漦天香樓偶得云：『尚書『若保赤子』謂始生小兒，僅長一尺也。古人以尺數論長幼，如『三尺之童』、『五尺之童』。俗諺亦云『六尺之軀』、『七尺之軀』。又成人曰『丈夫』。曲禮『服衣若干尺』是也。』周廣業又引孟子『赤子匍匐將入井』駁正『赤子』爲初生兒色赤之解。這也是以『聲近義通』原理證明『尺古通作赤』之說的例子。古詩文中屢見不鮮的通假現象必須不限形體，從音義聯繫上加以辨正識別。周氏筆記中注意及此，是既有理論意義又有實用價值的。

音韻學作爲小學乃至樸學的根柢之學，一直受到清代學者的高度重视。但音韻學論著常

爲初學者視爲畏途，望而却步。周廣業這幾種筆記中有關音韻的記述則往往有較強的可讀性，熔學術性、通俗性、知識性與趣味性於一爐。如三餘卷一有一則云：『先高祖晦如公嘗與同里陸射山先生談及聲韻。先生曰：「南音絕少上聲。」公徐應曰：「豈有此理！」先生折服。』用四個上聲字『豈有此理』作答，駁正『南音絕少上聲』之說，具體而生動。不少有關漢字音讀的記述引用古詩文或今方俗語爲證，讀來親切有味。如三餘卷一云：『兄，江南人呼爲況。』又引釋名、白虎通、廣雅及漢書顏注爲證。又如同卷關於『中興』之『中』的讀音一則云：『歷來『中』字讀音有二說，二說各以杜詩『新數中興年』與馬戴贈邊將詩『勤苦事中興』相詰難。又引藝苑雌黃、漁隱叢話等書所引杜詩、李賀詩、蘇軾詩及呂居仁詩有『中興』字之句，『中』既有平聲用者，也有作去聲用者。最後得出結論：『知此字本有二聲也。』三餘卷二說『憤』字讀音引今吳諺『春冷凍殺憤』。又說杭州語音自壩子門內半用官字，與汴音相似，城外則不然。亦引有關杭州舊音使用的趣聞。同卷論及詩家雙聲體亦以具體詩句爲例，通俗易懂。該則云：『留連千里賓，獨待一年春。』此頭雙聲句也；『我出崎嶇嶺，君行礪礪山』，此腹雙聲句也；『野外風蕭索，雲裏日朦朧』，此尾雙聲句也。在循陔卷五中還指出：『有習見之字相沿訛讀而不知所本者。』舉五經之尚書及官名之『六部尚書』爲例。其中『尚』字按秦音本作平聲讀如『常』。所有這些有關聲韻的筆記，均與實際用例緊密聯繫，互相印證，讀來絲毫沒有枯燥乏味之感。

明文字、訓詁、音韻之學爲讀書破文字關奠定堅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古詩文欣賞能力是爲鑒賞關，這是更高的境界。這幾種筆記不乏這方面的探索研討。周廣業大量摘抄古詩文名言佳句，並加簡要評點。尤對煉字、比喻等修辭手法細加剖析，使讀者不停留在識字辨詞明文字的形音義上，於古詩文寶藏中盡量發掘珍品。如過夏卷二『古人貴玉』一則云：『古人貴玉，以之比德，因之四肢百體皆取喻焉。』該則引古詩文以玉取喻之語詞多達十餘條：玉趾、玉面、玉體、玉貌、玉顏、玉躬、玉膚、玉腕、玉肱、玉臂、玉音、玉聲、玉色、玉衣、玉食。循該卷三引佛經比喻精確實例：楞嚴經曰：『色如熱金丸，執之則燒。聲如茶毒鼓，聞之則死。香如慙龍氣，嗅之則病。味如沸蜜湯，吞之則爛；又如塗蜜刀，舐之則傷。觸如卧獅子，近之則嚙。』比喻釋氏所謂色、聲、香、味、觸『五欲』不可犯。又卷五引劉子新論貴農篇：『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而珠不可以充飢也。』評曰：『瓊、粒二字甚新。』此就煉字而言。過夏卷三『杼山集』一則贊皎然杼山集『詩致清逸，美不勝收』。其末卷聯句戲爲大言、小言、樂語、饒語、滑語、醉語、遠意、暗思、樂意、恨意諸篇，一一引錄以饗讀者，並探諸語之源：宋玉之大小言、東方朔之隱語、郭舍人之諧語、顧愷之與殷仲堪、桓靈寶共作了語、危語等（均引錄典型詩句）『實諸語之濫觴也』。周廣業摘引各詩文名言佳句既注意藝術價值，也重視思想內容。如過夏卷三『廢周卿詩』一則，引正贈張袁州隱齋詩三首及籠雞詩云：『讀前三詩令人惻隱之心滿腔活潑，讀後詩令人利祿之心化爲冰雪。』又同卷『贈富室

詩』一則引杜清獻以葱羹麥飯接待一富室，致使其人怒而去，乃貽詩曰：『葱療丹田麥療飢，葱羹麥飯兩相宜，請君試上城頭望，多少人家午未炊。』類此憂國憂民諷喻世俗時事的内容在筆記中屢見。如過夏卷三『於菟夜兒傳』一則引元盧陵於菟夜兒傳故事，諷刺世之畏威俯伏寧齋粉其身而不思除其奸者，該則末了作者評曰：『嗟夫！予取其言有合泰山婦人所云，故從麟原集錄之。見元季吏治墮敗如此！』此外，在鑒賞古詩文時作者對文人過爲緣飾之體取批評態度。如過夏卷三『銑溪虬戶』一則云：『唐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鷗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後進效之，謂之澀體（即東觀餘論所稱『銑溪虬戶體』），此風至宋不絕，如所云『迅霆不及塞聰』之類。』

學無止境，知識見聞無邊無涯，這幾部筆記也難免有疏漏。作者對己所不知者抱闕疑態度。如過夏卷三『伏突』一則引顏魯公神道碑：『每臨陣嘗貯伏突于靴中，義不受辱。』加按語云：『伏突不知何物。』其實對照舊唐書李光弼傳所載顏真卿爲李光弼撰碑銘事有語云：『凡是擊賊常納短刀於靴中，有決死之志。』再對照周書異域傳突厥：『兵器有弓矢鳴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更確知『伏突』爲短刀之類兵器。筆記中沿襲前人誤訓處亦時而不免。如循陔卷四云：『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與猶兩獸。』這是沿襲鄒道元水經注、顏之推顏氏家訓、孔穎達禮記正義、顏師古漢書注、李善文選注及司馬貞史記索隱舊說。其實『猶與』是一個不可分拆的雙聲聯綿詞，亦作猶豫、容與、允豫、由與、夷猶、游移，老

子靈活分用。清代學者王念孫廣雅疏證、王引之經義述聞、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以及早於周廣業的黃生義府均有詳盡而科學的辨析。此外，這幾種筆記顯得內容龐雜散亂，未能以類相從，適當歸類。不過，作者已另有明確歸類的筆記如孟子四考、動物小志、經史避名彙考等。過夏卷三『魏徵』一則云：『余於古今避名事每見必錄，叢稿數十卷。』這就是指經史避名彙考一書。作者於歸類編集的筆記以外寫成的這幾部筆記就難免散而雜了。還必須指出的是，這幾種筆記在記述歷代異聞佚事中不免屢雜一些封建迷信、唯心宿命的內容，讀者不妨從古代習俗及文化史角度加以審察揚棄。如三餘卷三關於人死有冥役攝之，始死必置磬尸體旁謂擊以引路等，似可從而了解古代民情風俗，並考知擊磬鐘招魂習俗之由來。至於有關各種咒語（以治病咒語居多）之應驗、各種預兆之靈驗以及迎佛設壇祈雨之類迷信說法，只能姑妄聽之。其實作者在記述中有時自己亦持懷疑態度。如循陔卷一云『雷爲天鼓，人有罪惡多者，霹靂而死』一則，一面神其事，一面又承認『有偶然者』即『雷擊者亦不盡由罪惡而然』。並推崇王充論衡從自然科學角度的說明，『是說最有理』。

由於這幾種筆記內容雜而多，以上簡介難免挂一漏萬，祇希望幫助讀者窺其一斑，大體瞭解一個梗概。相信有興趣瀏覽全書的讀者一定會有所得益的。

點校說明

一、三餘摭錄有清稿本、抄本。稿本藏于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抄本藏於浙江圖書館。今以浙江圖書館藏清抄本（簡稱抄本）爲底本，參考國家圖書館藏稿本（簡稱『稿本』）進行點校。

循陔纂聞有清抄本，上海圖書館、國家圖書館、浙江圖書館藏，續修四庫全書據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今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的清抄本爲底本（簡稱影抄本），參考浙江圖書館所藏清抄本（簡稱抄本）進行點校。

過夏雜錄、過夏續錄有三種本子：一是清稿本，一是清抄本，一是清代種松書塾抄本，清周勳懋校。稿本今藏于上海圖書館，抄本今藏于上海圖書館、浙江圖書館，種松書塾抄本今藏于國家圖書館，續修四庫全書據種松書塾抄本影印（簡稱影抄本）。影抄本原稿版框高一七六毫米、寬二七六毫米。今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的清種松書塾抄本爲底本，參考浙江圖書館所藏清抄本（簡稱抄本）進行點校。

二、影抄本每一則筆記起首縮進兩格或一格。現在每則均低兩格排列，並加了編號。

三、本次點校，加（）表示刪去該字，加「」表示增加該字。周廣業筆記內引文有不少

地方與原書有出入，我們祇對影響筆記閱讀的地方進行校改，其他一般保持原貌。除特殊說明外，本次點校的刪改均據所引原書而改。無版本依據的校改，則加「〔 〕」標識。

四、影抄本中自注以小一號雙行附於正文下，今一律改爲小字單行排列。

五、影抄本中出現的避諱字。如避清康熙帝名玄燁諱，改『玄』作『元』，或缺末筆作『𠂔』；避雍正帝廟諱胤禛，改『胤』作『允』，避乾隆帝名弘曆諱，改『弘』作『宏』。又如避作者名諱，『廣』字缺末筆作『廣』。本次均回改本字或補上缺筆。

六、稿本常附有閱讀者的批注，考慮到批注對閱讀原文有一定幫助，本次點校在相關條目的『校記』中抄錄了批注。有些批注的字迹較潦草，難以辨識，謄錄未必準確，個別不認識之字用『□』代替。

七、原稿中有許多俗體字、古體字，本次點校採用繁體字，除必須保留的少許古體字、俗體字外都改爲規範繁體字。